

福乐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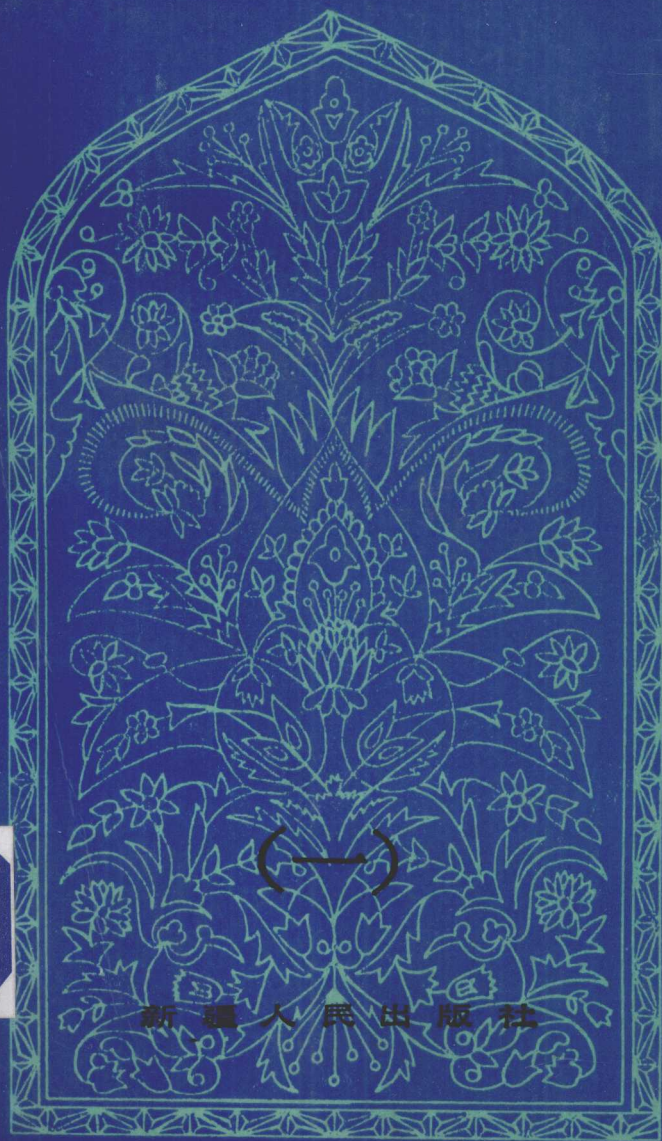
研

究

译

文

选



(一)

新疆人民出版社

福乐智慧研究丛书

I207.9

21

:1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新疆《福乐智慧》研究会 主编

# 福乐智慧 研究译文选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编

(一)

新疆人民出版社

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插页 24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70

---

ISBN7-228-01421-9/I·475 定价：4.25元

(内部发行)

## 编者前言

著名古典哲理长诗《福乐智慧》，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民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丽财富。自1823年在外国首次刊布其回鹘文抄本片断起，已过去一个半世纪。其间，在国外学者中陆续产生了一批研究著述。收入本译文集中的文章，主要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对《福乐智慧》的研究，在近二十年以来成为一个活跃的学术领域。自60年代起，土耳其文、乌孜别克文全译本和俄文、汉文、日文、乌克兰文的节译、选译本相继问世；80年代后，我国、苏联和美国学者又分别出版了现代维吾尔文、俄文、英文、汉文和哈萨克文全译本。同时，我国还影印出版了现在国外馆藏的该书三个抄本（即维也纳本、开罗本和纳曼干本）。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被吸引到这一研究领域，众多学科的研究者们都从中找到了极有价值的课题。这种情况，恰好再次说明《福乐智慧》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很高的学术价值。本译文集的出版，虽然仅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国际《福乐智慧》研究的概观，但毫无疑问，这将为我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

毋庸讳言，正如许多研究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在《福乐智慧》研究中也历来存在着某些分歧。同我国主要研究者的观点相对照，收入本译文集中的文章，大致可分下列三类情况：或同我国学者的观点相似；或同我国学者观点相左；或介乎于这两者之

• 由于各国研究者所持学术立场、历史、文化和民族观、以及治学方法各不相同，同时也由于各自的知识结构和所凭资料有别，故在研究中存在分歧是难免的。

然而，应当坦率指出的是，对于一些外国学者在其著述中称我国新疆时，使用近代以来明显带有政治含义的称谓——“东土耳其斯坦”（“东突厥斯坦”或“东土尔克斯坦”），我国学者历来持有鲜明的异议。此外，在诸如语种文化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地理哲学模式同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发展进程关系的阐述上，我们也有一些同外国学者截然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些，均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如需引用本书各篇的译文，务请自行核查原文。

1990年元月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新疆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社会科学等研究的成果。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许多有关文献，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民族研究所等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力求做到资料翔实、观点正确、行文流畅、图文并茂。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作者独立完成，其中部分章节曾得到有关单位的资助。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力求做到资料翔实、观点正确、行文流畅、图文并茂。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目 录

编者前言..... ( 1 )

《福乐智慧》土耳其文译本导言

..... [土] R.R.阿拉特

刘宾 译(1)

优素甫·巴拉萨袞的长诗《福乐智慧》

..... [苏] A.H.科诺诺夫

李琪 译(47)

..... 陈继周 校

论优素甫·巴拉萨袞之《福乐智慧》

..... [苏] C.H.伊万诺夫

李琪 译(68)

陈继周 校

《《福乐智慧》英译本导言和注释

..... [美] R.丹柯夫

韩琳 译(84)

《福乐智慧》乌兹别克文译本前言

..... [苏] K.凯里莫夫

热·努拉赫迈德 译(152)

哲人的芳名和学者的著作流传千古

.....〔苏〕阿·叶戈乌巴耶夫  
夏里甫罕 译(194)

《福乐智慧》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苏〕K·塔里波夫  
热·努拉赫迈德 译(235)

《福乐智慧》的新版本

.....〔苏〕A·纳林巴耶夫  
A·卡斯莫夫 (254)  
热·努拉赫迈德 译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苏〕Y·麦迈塔洪诺夫  
刘 宾 译(278)

维也纳帝国皇家图书馆《福乐智慧》

回鹘文手写本复制件的导言.....〔苏〕B·B·拉德洛夫  
李 琪 译(296)  
陈继周 校

《福乐智慧》俄译本注释

.....〔苏〕C·H·伊万诺夫  
A·H·科诺诺夫(307)  
陈继周 译

〔附录〕

苏联有关《福乐智慧》的研究著述目录 李琪 编译(325)

# 《福乐智慧》土耳其文译本

## 导 言

[土耳其] R·R·阿拉特

刘 宾 译

### 1. 《福乐智慧》与突厥学

不只对于突厥语言和文学而言，而且对于突厥文化史来说，《福乐智慧》皆堪称最大型的作品之一，至今仍犹如一座未及细察的丰碑矗立在我们面前。必定有某种原因，使得对于《福乐智慧》，同时也包括书撰于其先其后的许多作品，至今也未整理出能供人参考的可靠版本。其诸多原因之一便是，在某些时代及其文化界，能够保证正确阅读和理解突厥人创作的这些作品的基础尚不完备。相对于其它社会科学而言还是一门崭新学科分支的突厥语言学，虽然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领域内进行的呈分散状态的调查成果进行检视，以便编出一本易于使用的手册来。这个学科分支尚无一个宣传和整理其调查成果的组织，它的建成，要取决于呕心沥血工作的那些数量有限的学者们的主观魄力和客观可能。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方面在突厥学内部，另一方面在与之相近的有关学术部门之间，未能保证密切的合作。当我们要求担负此项工作的那些部门对此稍加理解、并予重视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在向整个学术界提出如此要求。

用阿拉伯文字书就的《福乐智慧》写本，是晚近时期增补出



版的。而成为迄今为止所进行研究基础的（回鹘文）写本的近代维吾尔文字母，成为它被多方面利用的障碍。据我们对这一著作初步阅读和翻译的经验，突厥语言学尚处在极为欠缺的初始阶段。在这些最初的经验中最主要的是，在拉德洛夫出版的版本中采用的字母表，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尚未被习惯采用的字母表，而且标音转写系统同撰写原著语言的语音相悖。这就使得不仅在间接的环境中，同时也在本领域中，难于应用这一劳动成果。其后果是，这种研究使这一著作的写本离读者愈发遥远，并且在学术界也未能得到与其自身意义相称的支持。由于迄今为止了解这部著作的人不是依靠对原来文本的研究，而更多的是依赖于这样或那样分别产生的相关成果，因此，在该领域中发表的意见除了未能互为补充之外，还表现出极多的谬误和相互对立的内容。此外，在这部著作版本外观和标题上表现的许多互不协调的意见，我想，用之于估计对于著作内在价值都具有怎样的设想和观念，是足够的了。

★  
《福乐智慧》被遗忘在某个角落里的原因还有一条，即这部著作撰写的时代，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史上，均构成了在突厥——伊斯兰条件下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而时至今日，这些全都不为人所知了。目前不能说突厥史所有时代的一切方面都被弄得内容完整，不能说其物质和精神存在已在历史的框架中被有序地排列，并且显示出其成果同它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联系。或许可以说，它们的史料尚未得以探究和保存，还没有什么人已达到可以应用那一时代的文化史料的地步。在这种情形下，在历史氛围和历史框架中研究到手的任何著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都是困难的，甚至是毫无可能的。结果，为此而进行的所有调查，都未能突破个人研讨所设置的界限，未能从那模糊的、含混不清

的价值判断中走出来。

★

对于我们研究喀喇汗时代来说可资利用的最好著作，是巴尔托里德在距今半个世纪以前所写的有关突厥斯坦的著作（《蒙古统治时期的突厥斯坦》，彼得堡，1900；英译文见 GMNS.v.伦敦，1928）。尽管在这部书中有若干问题尚未明确，然而，却极好地应用了在那个时代已知的史料。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较多地谈到了喀喇汗国的西部；而若说到原使我们感兴趣的东部情况，则只限于指出一篇过去写的文章（参见 Pam, kn Semir.obl. II. 102.v.d.）。遗憾的是，无法获得这篇文章。现有的所有材料都极少提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对此，东方历史学家们虽然谈过很多，可是在统治者们的系谱之中，没有为这一时期提供充分的确证。受赠《福乐智慧》的桃花石·大布格拉·喀喇汗（可汗）·阿布·阿里·哈桑·宾·苏莱曼·阿尔斯兰·喀喇汗（可汗），在喀喇汗统治者们的年表中却没有位置。这位人物持续漫长的统治时间，恰恰与这一时期有关，出自莎车的一份阿拉伯文的判决书确认了此点。（参见巴尔托里德，V，《〈福乐智慧〉中的布格拉汗是何许人？》，ve E.Denison Ross'un notu，突厥学，1925，I.226）随该文书一起在莎车寻获的文书共15份，多数写有日期，系于（伊斯兰历）474—529年（公元1081—1135年）间书就。这些文书中有7份为阿拉伯语，7份为突厥语（其中4份使用阿拉伯文字母，3份使用回鹘文字母）。在用阿拉伯语书就的一份上，表明证人们的签名是使用的回鹘文字母。目前，我们尚不能利用对喀喇汗朝的初期来说属重要文献的已知的艾布·艾利·法兹里·穆哈麦德·本·侯赛因·拜哈基（386—470，公元996—1078）的著作，至今还未能研究这些对于了解未知时代来说具有明显重要性的著作、文书。要叙说其中的学术原因是十分

困难的，喀喇汗史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突厥国家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示了整个突厥民族进入一个为自身历史命运开辟了新路的崭新的文化范畴时，具有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 2. 喀喇汗朝与邻地的关系

对在喀喇汗朝最早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喀什噶尔建立了第一个突厥伊斯兰国家的阿布杜勒·克里木·萨图克·布格拉·喀喇汗的个人生平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形，除《名人轶事》\*之类的著作外，我们无从知悉。这些《名人轶事》中最古老的，当推阿布杜拉·哈菲尔（参见下文）引自有关喀什噶尔历史的著作，指出的贾马勒·卡尔希（艾布·艾利—法兹里·本·穆哈麦德）于681（公元1282）年在喀什噶尔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一书。根据此书，萨图克·布格拉汗是由于被迫向喀喇汗朝寻求庇护的萨珊王朝王子纳斯尔的影响，于12岁时皈依伊斯兰教，于25岁时登上喀喇汗朝王位的。萨图克·布格拉汗歿于伊斯兰历344年（公元955年），葬于喀什噶尔以北的阿尔梯什（阿图什）。对伊布努里—艾斯尔349年（公元960年）时人数最多的一批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也有描述。尽管写作的时间不详，然而互为关联地看待这些事件，我们便可了解，最初的突厥—伊斯兰国家的建立，或者说这一国家伊斯兰中心的壮大繁荣，是具备了必要的基础的。东突厥斯坦，特别是喀什噶尔及其周邻地区，在近东和远东之间构成了一块过渡地带；在这些地区，如果提到前伊斯兰时期宗教传播的历史，那么这些地区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可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已逝去的时代。在承认伊斯兰教在这里很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地盘这一点上，没有必要过多地怀疑。

\*《名人轶事》，原文为menkibe，指记述名人或伟人故事的一类著作。

——中译者注。

喀喇汗国家原来的中心是喀什噶尔（斡尔朵坎德）。同时，在立国初期，其疆域曾扩至北方的巴拉萨衮（虎思斡尔朵），被称做喀喇汗朝最重要伟人之一的哈伦，视这里为第二个中心。后来，当汗国疆域向西拓展，西部的中心移到了撒玛尔罕时，位于这些地区中间的玉兹坎德显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行政中心。11世纪，居民成份主要由突厥人和粟特人组成的巴拉萨衮（虎思斡尔朵，当地人称为“虎思吾路西”，以后又称为“虎思巴勒克”），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时代成为一个辉煌而著名的城市。然而，在确定城市的原址在何处时，我们却面临着困难。它要么在塔拉孜（塔拉斯，即今日之埃夫里雅—阿塔）的东面，抑或可能在托克马克市的对面。总之，它肯定是在楚河以南。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著作中，有关玉兹坎德的记载比其它内容都要少。（见《关于玉兹坎德的地理形势和遗传至今的历史著作的目录学报告》，《突厥学》，第一卷，347—350页）



随着包括较小的突厥人集团在内的、在自然环境中保存下来的这些要害之地落入喀喇汗朝手中，国家的扩张计划根据现有局势而自然表现出来了。喀喇汗朝之所以不面向东方而面向西方的原因，除了由于它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以及萨曼尼王朝的衰败，使它更便于插手西突厥斯坦事务之外，也可解释为在这一时期，突厥诸部落已开始西渐。尽管至此为止尚未确定母语文字，但突厥诸部落之间的民族联系极为巩固，加之在西进的突厥诸部落中未能出现与喀喇汗朝相匹敌的另一个突厥国家，这就使得一些突厥部落容易联成为这个突厥国家的中心。代表了突厥民族传统的喀喇汗朝比萨曼尼朝更快地使分散的突厥人诸部接近自己，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由于这一原因，作为喀什噶尔天然门户的和田的敞开，被推迟到更晚的时候。

各个突厥国家，由于不仅建立在突厥种族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部落组织基础之上，无论其中哪一个都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中心。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及其内外行政事务，被移交给具有广泛权威的的宫廷命官管理，以及对于这些地区面临的局势做出的互为区别的反应，都多次削弱和否定了原有总中心的意义。在国家首脑们中间，遗留的传统变做了一种纷争的主题，并且随时间逐年俱增，把对手们置于互为对立的猜疑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在他们之中出现了巨人、却不能使他人臣服于自己政权的时候，要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很困难的，并且处于根本不可能维护的状态中。由此出发，更不必说当时依赖于部落组织基础、对突厥民族结构并非无益的管理形式，会特别给那些同外部敌人持续接触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毋庸置疑，喀喇汗国家只存在了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尽管它是建立在旧有的突厥文化土壤上，然而在整个突厥文化史上却未能显示出人们所期望的成就；激烈的社会动荡产生了许许多多严重的影响。喀喇汗朝直至西渐的突厥部落领导权落入另一个突厥王朝——赛尔柱人的手中时止，保存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完成了历史任务。

★

喀喇汗朝首次插手西突厥斯坦的事务，是以哈伦（卒于383/993年\*）起自巴拉萨衮的进军开始的。哈伦在河中地区未遇到任何强硬的抵抗，一直进军至布哈拉，并在此击败了已削弱了的萨曼王朝士兵，从奴侯（Nuh）（卒于387/997\*）手中夺取了布哈拉。然而，这一初步的胜利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由于哈伦患病，喀喇汗朝的士兵后撤了。萨曼王朝的衰落和喀喇汗朝的进攻，有助于日后取代萨曼王朝的哥疾宁王朝的兴起。伊斯兰历

\* 括号中斜线前的数码是伊斯兰纪年，斜线后是公元纪年。下同——中译者注。



367年（公元977年），色布克·特勤宣布自己为哥疾宁可汗，并于386/996年喀喇汗朝的纳斯尔（卒于403/1012—1013年）从玉兹坎德发兵攻占河中地时，应奴侯之请给予救援。按照色布克·特勤与纳斯尔之间的协议，锡尔河沿岸交由喀喇汗朝辖理；而色布克·特勤实际上统治着阿姆河以南的所有地区。奴侯去世之后，纳斯尔未动兵戈便占领了布哈拉（389/999年）。然而，纳斯尔却与数次击败喀喇汗朝士兵的萨曼王朝艾布·伊卜拉音·伊斯玛依勒（卒于395/1005年）较量了一段时间。

自此以后，萨曼王朝的问题获得解决。在西突厥斯坦，留下了互相对峙的两个突厥政权。一个是对印度比对突厥斯坦更多地造成麻烦的哥疾宁王朝；还有一个是未紧密地联为一个中心，同时对其臣属的辖地不甚信任的喀喇汗朝。不过，这两个王朝却重视它们之间的友善关系。哥疾宁王朝的马合木特（389—421/996—1030年）于1001年与纳斯尔之女联姻，其友善关系因姻亲纽带而得以加强。纳斯尔身后的汗位继承人托干（卒于408/1017—1018年），成为马合木特的辅弼，这种良好关系一直持续到托干之弟与继承人阿尔斯兰汗（卒于416/1025年？）的时代。阿尔斯兰汗将一位亲族之女嫁给了马合木特的长子麦斯武德，极其隆重地迎娶了新娘。在托干死后，由于喀喇汗朝的萨马尔罕王玉素甫·卡德尔汗不承认阿尔斯兰汗，为解决问题曾向马合木特求助。\*此后，玉素甫·卡德尔汗（卒于423/1032年）成为喀喇汗朝的大汗，使用强有力的极权强迫其它王朝的属部臣服于己。1019年，他会见了马合木特，进一步拉紧了两个王朝间联盟的纽带。马合木特却企图利用喀喇汗朝的内部纷争。416/1025年，两位可汗来到撒马尔罕附近再次会见，就双方之间的问题达成协议，以盛宴和向对方大颂溢美之词的方式体面地了结了此

\* 中译者注：据王治来著《中亚史纲》记载，玉素甫·卡德尔汗系喀什与和田的统治者，喀喇汗朝副可汗。见该书第35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事。到最终也未能完整执行的这一协议，包括解决喀喇汗朝内部的分歧；从艾利·特勤手中收取河中地，交给玉素甫·卡德尔汗的次子雅干；以及卡德尔汗之女同马合木特次子穆罕麦特、穆罕麦特之女同雅干联姻。

马合木特于421（1030）年去世。先由其小儿子穆罕麦特继位一段较短的时间，其后又由麦斯武德（卒于432/1041年）继位。这之后，双方关系仍持续如前。1031年，麦斯武德为表示自己登上了汗位，愿意续修旧好，向卡德尔汗派出一名使者赴喀什。这位使臣的使命之一，便是请求将卡德尔汗之女许配给麦斯武德，将卡德尔汗之子布格拉·特勤的女儿许配给麦斯武德之子麦武杜特。但是，此项协商却因卡德尔汗故世（423/1032年）而推延了。麦斯武德为履行习俗，赴喀什噶尔，向布格拉·特勤·苏莱曼·阿尔斯兰汗（卒于425/1034年或448/1056年）表示对其父故世的悼念和对其本人登基的祝贺。与其一同前往的使臣亦圆满完成使命，于425/1034年回到哥疾宁王朝。麦武杜特尚未遂愿便去世了；而麦斯武德则如愿以偿，举行了盛典将卡德尔汗之女迎娶到哥疾宁王朝。

尽管这种亲善和联盟对于双方来说都十分重要，但由于微妙的原因，它们之间间或也有冲突发生。（例如：396/1006年，马合木特进军印度时，纳斯尔占领了尼夏普尔、图斯和白勒合，使马合木特在返回时遭到惨败；在398/1008年发生了又一次冲突；410/1019年阿尔斯兰汗与卡德尔汗合攻马合木特的国家）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并无改变。

很清楚，随喀喇汗朝内部的分歧日益加深，中央的权力日益削弱，无法有成效地插手西突厥斯坦事务。麦斯武德由于恐惧干涉继承问题，不愿将马合木特之女许配给雅干，同时改变了对艾利·特勤的策略。他感到，为了对抗正在从事反对自己的活动的塞尔柱人，做为取得支援的一个条件，必须同艾利·特勤之子艾里

普·特勤达成协议。于是，麦斯武德之子萨伊特同艾里普·特勤的妹妹，马合木特的姻亲纳斯尔之女艾里普·特勤联姻。

伊斯兰历430（公元1039）年，河中地区的政权落入纳斯尔之子伊卜拉欣（贝里·特勤，卒于460/1068年）手中。麦斯武德反对其盟友艾里普特勤的活动，得到塞尔柱人的支持，也获得喀喇汗朝的赞许。伊卜拉欣在最初是联合喀喇汗朝行动的，但没过多久，使此地区形成了一个另外的国家。其间，塞尔柱人对在1040年打败哥疾宁朝的麦斯武德夺取呼罗珊地区的政权提供了帮助。但好景不长，对哥疾宁朝取而代之的塞尔柱人不久也为取得河中地区开始了战争。伊卜拉欣死后，在继位的舍木斯·阿勒·穆耳克（卒于472/1080年？）执政期间，塞尔柱人的进攻日渐增强。后来，在麦利克夏赫（卒于485/1092年）进军撒玛尔罕之后，舍木斯·穆耳克把塞尔柱人视为自己的附庸。喀喇汗朝玉素甫·卡德尔汗的两个儿子托合罗勒和哈伦利用了这一局面，向舍木斯·穆耳克发起了进攻，其结果是确定了以霍占德为两个喀喇汗国家之间的分界。舍木斯·穆耳克由其弟希兹尔继位（卒于473/1081年），后者则由其子阿黑马德（卒于488/1095年）继位。在这些最后的汗王们的时代，麦利克夏赫于482/1089年占领布哈拉，再次对撒玛尔罕发起了进攻，直抵玉兹坎德。为此，喀什噶尔汗来到玉兹坎德，两位统治者制定了有利于麦利克夏赫的协议。

西喀喇汗朝的历史从此与塞尔柱人牢固相联。在此实施统治的喀喇汗朝，实质上是做为塞尔柱人的天然附庸而活动着的。不仅如此，在西突厥斯坦常无宁日。为使这一地区的局势对己有利，塞尔柱人中不论是麦利克夏赫还是桑捷尔，都不得不数度投

入到对撒玛尔罕的进军之中。在这一时期，辖理国家的最重要的角色是苏莱曼之子穆罕默德·阿尔斯兰（卒于525/1131年）。在1109年实现了内部稳定的穆罕默德·阿尔斯兰的时代，获得了二十年的歌舞升平时期。桑捷尔死后（552/1157年），在花刺子模王统治河中地区的时期，直至西喀喇汗朝的末代代表奥斯曼（卒于610/1213年）被废黜，这里未有大的变动。



喀喇汗朝原有的中心地区——喀什噶尔、巴拉萨衮、玉兹坎德及其与之相关的那些地区的历史，较之西喀喇汗朝的历史更加模糊不清。在伊斯兰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叙述喀喇汗朝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比叙述他们自身要多。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们的著作里，人们会遇到关于接近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并参与了那里众多事件的西喀喇汗朝的记载，而没有谈到远离这一中心、同那里的更多的事件极少关联的东喀喇汗朝。在偶尔所见的某些记载中也多有讹误和混乱。被公认为整个喀喇汗国家的“王中之王”的最后的统治者，是玉素甫·卡德尔汗的儿子和继承人苏莱曼·阿尔斯兰。如上所述，苏莱曼·阿尔斯兰汗同哥疾宁朝的麦斯武德（703/1304）年在喀什噶尔缔结了联盟。而在河中地区，纳斯尔之子伊卜拉欣（贝里特勤）的活动则导致喀喇汗国家实际上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然而，至伊卜拉欣死，或者莫如说至苏莱曼·阿尔斯兰汗死，西部仍旧在喀什噶尔的统治之下，苏莱曼·阿尔斯兰汗仍被承认为国家的“王中之王”，则是可能的。

在玉素甫·卡德尔汗死后（423/1032年），其长子苏莱曼·阿尔斯兰汗（布格拉特勤）辖领了喀什噶尔；小儿子马合木特（穆罕默德）·布格拉汗（雅干特勤）辖领了塔热斯（塔拉斯）、伊斯菲加布和夏什（塔什干）；另外两个儿子托合罗勒和哈伦辖领了玉兹坎德。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表明这些中心之间的